

隋宮兩朝秘史



上海中華書局出版

版權所有

史秘兩朝宮隋

發行人 崔俊夫

出版者 大中華書局

上海白克路同春坊三三號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出版

全書三冊

基本定價

0.38

7.857.48



隋宮

周序

張君恂子。可謂多才多藝人矣。一年來所寫小說。不下五六種。如慾海滄桑。海上迷宮。太平天國革命史演義。人獸關頭。色界天等書。一編既出。萬口傳誦。張君於未出版之先。每乞愚爲序。愚欄筆數年於茲矣。卽有言。亦不能有加於張君。而張君數數來函。以是爲請。足徵張君見愛之深。比者於館中。又得張君書。謂去歲所撰隋宮秘史一書。近始排印竣事。非索愚一言不可。愚以爲張君之筆墨。芊綿曼妙。自以宮闈小說爲獨擅勝場。隋宮內容。愚雖未之見。意者必有可觀。竊亦深願綴數言以介諸讀者也。夫晚近作宮闈小說者衆矣。愚視其人。胥不及張君。則是書行世。其所謂傾城一顧。粉黛無顏者。非歟。試以遠負諸張君。當亦欣然一笑焉。

民國卅七年元霄吳門周瘦鵠。



隋宮寒露

趙序

小說非才子不能爲也。演義尤非才子不能爲也。故金聖嘆既以三國西廂水滸各書評爲才子之書。又以三國志演義一書評爲第一才子之書。蓋依據史事。雜取稗官小說之言。而之爲演義。其前後既須貫串一氣。中間又須脈絡貫通。而其穿插又須入情入理。故雖經緯萬端。至其一經一緯。既須有所依據。有所出處。不能如郢書燕說之空中樓閣。茫無故實。然而正史所載者。既一人而一傳。稗官所錄者。復一鱗與半爪。乃欲以正史各人之傳紀。稗官鱗爪之記錄。治之於一爐。融會而貫通。不其戛戛乎難哉。是故尋常小說非才子不能爲。而於演義尤非才子不能爲。此金聖嘆之所以以三國志演義一書評爲第一才子之書也。張君恂子善爲小說。所著小說已出版者若慾海滄桑。若海上迷宮。若人獸關頭。描寫男女私情。社會情形。洋洋灑灑。動輒數十萬言。而其情節。無不離奇曲折。其敘事無不

隋

宮

寒 雲



二

深刻入微。一書有一書之結構。一書有一書之宗旨。抑揚褒貶。無一雷同。讀之者無不拍手叫絕。稱之爲作家。推之爲才子。今者書肆主人。以恂子所著隋宮秘史全書。既已殺青。出版有日。屬爲一言。今視其全書。都一十餘萬言。皇鉅製。爲之咋舌。若論平陪。以言平朝。則僅兩朝。以言平年。則僅卅年。然據正史所載。裨官所錄。儘多宮闈秘事。風流艷史。恂子乃能以依據史事。雜取裨官小說之言。融會貫通。演之爲演義。前後貫串。一氣中間脈絡貫通。而其間穿插。又復入情人理。無一穿鑿之處。以前讀其慾海滄桑等書。而推之爲才子者。使讀是書。則知以前各書猶未盡其才也。則爲恂子者。洵可謂之才子矣。是爲序。趙若狂。



隋宮

隋宮秘史序

漱六山房

張恂子先生以績學之士，從事著述，令聞廣譽，傳誦一時。而其所著小說，尤能深入顯出，刻畫通神。方之畫家作品，直吳道子之地獄變相圖也。茲聞恂子又有隋宮秘史說部之作，將殺青矣。隋宮兩朝之中，艷聞佚事，不可勝紀。如陳夫人之父，子兼容，蕭后之蕩而奇妬，以及絳仙龍舟之幸，迷宮御女之車，度必有淒艷溫馨，蝕蕩神志者。得恂子以生花之筆，描繪而敷達之，一編脫稿，萬里風行，可以預卜，是真近時作品中之最名貴者。控鶴監秘紀之文，江總持銷魂之記，不能專美於前矣。



隋宮

吳序

南匯吳白華先生省幹。稷堂先生省闕。兄弟兩人。在前清乾隆一朝。詩文之名。滿天下。顧兩人著作。白華先生。以文爲多。而其文又多致據金石。余家藏其白華入蜀文鈔。什九爲此類文字。稷堂先生。以詩爲多。而其詩則多歷朝宮詞。余家藏其五代十國宮詞。則於五代十國所作宮詞。各有百首。描寫當時宮闈。情景逼真。令人讀之。宛然在目。顧無一首。不有來歷。雖至細微瑣屑。亦必有其出處。爲之註者。攷證史傳。盈篇累牘。或猶未盡。夫稷堂先生。能以其典雅之文筆。取宮闈之秘史。發悲壯之詩歌。至於各有百首。而能曲盡其妙。洵有清數百年間。宮詞之絕唱。且爲留心國家興亡之有心人。也。張君恂子。亦南匯人。其於詩文之外。善爲小說家言。今其所撰隋宮秘史一義。都五十萬言。夫取隋宮之兩朝宮闈秘史。演之爲演義。而其卷帙。乃至如許。聞者或至駭詫。而於其泛焉。顧其所敘。實載之正史。或載



之稗乘。或載之逸聞。蓋集其大成。成此演義。乃無一回。不見史傳。更無一回。不出處。雖多至五十萬言。而無虛胥冗贅之處。故文雖長。不見其長。其可謂之泛乎哉。今日者。作者如林。其演小說。汗牛充棟。其稱演義。亦至夥。固若一推尋。殆無故實。蓋去演義本意遠矣。求如此書之信而有徵者。邈不可得。此實可與其鄉先輩稷堂先生十國五代宮詞。雖至細微瑣屑。亦必有其出處者。可謂異曲同工。先後媲美者矣。君撰此書。或即繼武稷堂先生而作賦。則君亦有心八載書既成。雪肆主人。屬序於余。爲書如右。至君素善以典雅之文筆。取曲折之事實。演爲各體小說。使人驚心動目。以爲發聵振聵。夫隋文開國。一傳而亡者。其間秘史。可必其曲之又曲。折之又折。君文筆之佳。固無待余言。而此書結構之妙。更無待余言矣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川沙覺迷子吳中弼序。



隋宮

沈序

不佞未出學校之先，卽數數於報端讀張悔子先生著作。見其所撰長篇小說，並世無兩。惜都未窺全豹，戛然中止。平居輒引爲深恨也。其後不佞離學校，從事於辦報。而海上文壇，不見悔子先生足跡者兩年。及民十七春，以施君濟羣之介，始識先生。蓋其時不佞方襄理金鋼鑽報，而施君乃延先生來主持編輯事宜也。數年渴慕，至是乃晨夕與共。不佞斯時之樂，樂乃無藝。先生才思敏捷，每當發稿之期，萬言援筆立就。不佞其時亦操觚學爲文章。先生不以後進不文而見棄，每有疵謬，必殷殷指示。不佞比者，稍稍能綴短文，先生切磋之功，不可沒也。厥後不佞去金鋼鑽報，入時事新報。先生亦屏報章之文不作，一意嚮小說以自給。歲星纔一週耳，成書達五六種。海內風行，洛陽紙貴，以視不佞碌碌依人，殊覺無以對先生也。日來偶過先生寓廬，見先生所著隋宮秘史演義數巨冊，云排比業已竣事。



沈序

二

不日將出書矣。爰命不佞於簡端正序。聞之乃額汗潄潄下。夫以先生之文章。世人久有定評。不佞殊弗足爲先生重輕。而先生必欲不佞有言。固辭不獲。爰拾取兩人交遊之迹。以報先生。先生或不以爲忤耳。時己巳仲夏。沈秋鴈序於時事新報採訪部。



隋宮

黃序

小說豈易言哉。必也。作者有抒寫之天才。與夫熱烈之情感。學問經驗。缺一不可。是故古今作者如林。而大都隨天演以淘汰。於中國文學史。能卓然占地位者。皆紅樓水滸而外。不數數觀也。自活字版流行。小說之行世者日衆。顧濫竽充數。徒供市儈爲歛錢之具耳。欲求其規矩法度。無少差忒者。已尠不可得。無論欲與古之作者。在文學史上爭長短矣。張君恂子。近始成名。其所作小說。有涵秋之深刻。倚虹之細膩。不肖生之爽辣。是無怪坊賈之爭攜餅全。購其作品焉。如張君者。殆有意於中國文學史上占一席之地乎。隋宮。竊舉一舊出版之日。謹抒寫個人所期望於張君者。弁之簡端。黃轉陶。



自序

×宮×朝，×宮×朝，是現在演義派小說中最時髦的頑意兒，據說清宮十三朝銷了兩萬多，明宮十六朝也已再版三版了，區區難道也傳染着了時代病，定要夾在裏面湊熱鬧不成？不！區區的執筆寫這部演義和區區的所以在這許多朝代中間，單只選中了隋宮，一其也有兩個意義，如今都寫在下面，請求閱者的指教！

生着一個頭顱兩隻手兩條腿的人，吃飯當然是唯一的天職，不過白米須經過農民的春耕秋穫，工人的牽鋤去穀，商人的操命計贏，於是不能不有相當的代價，三年前，米價貴到將近二十元，吃飯的人可並沒有嫌貴，如今是便宜了，十三塊可以買一擔米，這個，據說和國民經濟方面，不無關係，我們生活在這種大放盤的米價之下，若是沒有本領維持自己的吃飯，那個未免太辜負了老天

隋

宮

寒 露



自序

二

吧？所以人們只要有飯可搶，便是綁票匪，強盜，小偷，都得去做上一做，若是連這種職業都找不到，吃飯時時發生恐慌，那麼，這種人不免要被正人君子所不齒。說：這樣價錢的米，尙且買不起，還能算是一個人嗎？總之：吃飯是人類的天職，找飯吃自然也是天職！

區區家裏，是在上海的西郊，雖然住的也一般地是衙堂房子；出了衙堂，雖然也一般地是柏油馬路，可是從衙堂外面坐公共汽車到上海的所謂中心區域，起碼就要花四十分鐘的時間，買一包香煙，就須跑半里路，馬路上除難得有一聲兩聲的汽車喇叭之外，夜裏便是蚊蟲組織了音樂隊，在你耳朵邊吹奏着，吓！這簡直是把我運回了故鄉，在嘗兒時在故鄉所領略的暑期生活呢！

這種地方，區區自己，已是忘却了在上海，關起大門，簡直便是與世隔絕了。古時那些入山必深，入林必密的隱士，大概他們所得到的興味，和我也不會差多少吧？在這種地方，帶着都市性的奢侈慾，或者不會光顧了吧？太太以前是時



隋宮寒露

常品評人家所穿的衣服，怎樣時式，怎樣華麗；首飾怎樣絢爛，怎樣完備；她的評論是含有兩種意思，一種：因為丈夫的不掙氣，所以語氣之間，含着怨懟的色彩；一種：是希望丈夫也看人家的樣，去多掙錢，語氣之間，自然又含有激越的情緒；而今因為與時髦的女太太們久已隔絕的緣故，太太的故調，久已不聽見重彈了，兒子也不鬧着要穿法蘭絨的學生裝，女兒也不鬧着要穿印度綢的旗袍，這都是拜那半鄉村生活所賜。

在這樣的環境裏，照例和『錢』這一個字，可以脫離關係了吧，！！要錢，米店要錢，以至於……一切都還是要錢，不但區區一個人要吃飯，便是妻孥都捱不起餓，想去做綁票匪強盜小偷吧，太煞風景了，那樣手段，太嫌沒有藝術了，也罷！我還是拿起我的筆桿，我還是向書坊老闆要口飯吃。書坊老闆說要做×宮×朝，區區就沒有勇氣和他們反抗，當區區提起筆來寫這部隋宮秘史一書的時候，恍恍惚惚，便聽見區區的太太，兒子，女兒，都張着口，向着區區——

隋

宮

寒 露



連區區最小的一個生下才九個月的兒子，也在其內，區區清清楚楚，瞧見他小嘴巴裏，祇有兩顆雪白的牙齒，——你們爲了何事？無非爲的是吃飯，區區他在這種壓迫之下，才從第一回寫起，寫到完篇，——這是我寫隋室雜史 的第一個動機。

宮闈的演義，出得已經不少了，清宮明宮唐宮，以及……什麼宮什麼宮，但是他們決計想不到做隋宮，因爲隋宮祇有兩朝，年代多短，天才的作家，是不值一顧的，惟有區區，卻偏要煨冷灶，你們因爲年代短不肯做，我卻偏要嘗試一下，也一般地做一百回，也一般地六大厚冊，合裝一錦匣，不過這回大胆的嘗試，終究是失敗，終究是沒有一點可以使讀者滿意的地方，俗話說：叫做『臭腳帶越拉越长』，拉得這樣長，其能免臭腳帶之誚也幾希？

我在歷史上，最佩服的有兩個人，一個是秦始皇；一個便是隋煬帝，推崇秦始皇，不免要被革命青年齟齬；其實不然，秦始皇因爲生在周末，眼見得諸子百



隋宮

家，異說朋興，那時候的軍閥，爲縱橫家所播弄，窮兵黷武，鬧得民不聊生，他所以發憤想把疆土，制度，思想，一切都統一，甚麼焚書坑儒，便是從事於這種工作，所走必要的途徑，區區總覺得秦始皇凡事講求澈底，便是殺人也耍殺個盡！是個爽利朋友，他的一生，多有嫵媚可愛的地方，比較那些假仁假義的堯舜禹湯文武，一種帶着面具的哭惱庸怯樣兒，是要高明多了，秦始皇的作惡，是時代所造成的；是個偽惡者，他在那種環境之下，做了專制大魔王，要是生在現代，定然會做一個熱烈的革命家！

除掉秦始皇之外，第二個區區所服膺的，便是隋煬帝了，隋煬帝他對於人生觀，有澈底的了解，他抱的是享樂主義，所謂美人爲重，江山爲輕，他知道人生上壽，不過百年，電光石火般一瞥就過去了，要是不趁活着的時候，盡量的樂上一樂，難道定要等到宮車晚出的時光，那時才覺得帝王的尊貴嗎？他而且富有藝術的天才，迷樓這頑意兒，旁的帝王，還有那個敢採用？惟其有欣賞藝術的眼

隋

宮

寒



自序

六

光，所以他敢毅然決然地採用了建築起來，此外，隋堤的楊柳，長得多少地美妙啊，千百年後的畫家把牠寫在紙片上，尙足使後人俯仰徘徊，不能自已，諸君請閉目一凝想，運河兩岸，綠柳成陰，許多美人兒在替隋煬帝的龍舟拉絳，這是多少地有畫意啊！——除掉那些新道德家高唱解放爲玩物的女子以外，——

隋煬帝在楚歌四面的當兒，對着鏡子，自顧頭顱，發『誰當斬之』之歎，這時候的隋煬帝，是如何的熱血沸騰啊！他也知道人生不免一死爲享樂主義，而死死得自然有意義，只此一端，可以知道隋煬帝對於人生觀是十分澈底的了！區區爲什麼要在什麼宮什麼宮之中，單單選中了隋宮，就是因爲隋煬帝的個性，使我十分欽佩的緣故，雖然我的手腕，於隋煬帝的個性，有不能盡量發揮的地方，但是這都得歸咎於作者的沒有才能，和隋煬帝無涉，這是當區區在述做隋宮的第二個動機之後，所常聲明的。

以上的說話，不免要有人目爲頹廢，可是文學這樣東西，是就各人性之所